

新马文学丛书

重楼诗补

方修

新加坡青年書局出版

《新马文学丛书》系列

重楼诗补

李可-张力-楼-现代
方修著

新加坡青年

2005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Business Reg. No. 029187/00A

TELEPHONE No. 63379552

出版：新加坡青年书局
新加坡培英街第231座#02-27
新加坡180231邮区

丛书：新马文学丛书系列
书名：重楼诗补
著者：方修
设计：设计工作室
印刷：东南印务私人有限公司
发行：蓝点图书私人有限公司
国际书号：981-05-3796-4
出版日期：1-9-2005
定价：新币：\$20.00

作者简介

方修原名吴之光，另署观止、任辛等。曾任星洲日报编辑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兼课讲师。于1978年年底退休。为新马著名文学史家、诗人、杂文家。著作等身，所编的战前《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马华新文学大系》与《新马文学大系》及所撰的《马华新文学史稿》、《马华新文学简史》、《新马文学史论集》、《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等，是研读新马华文文学不可或缺的案头书。

出版《新马文学丛书》缘起

今年是青年书局成立50周年，在纪念这个金禧店庆之际，青年书局除了以简化字重新印制40多年前出版的重量级文学丛书——《南方文丛》和《新马文艺丛书》之外，还筹划出版全新的《新马文学丛书》系列，为新马作家提供一个发表佳作的机会。这是值得作家们庆幸的美事。

四十多年前，当我还是个小青年的时候，因为嗜书如癖，于是经常到书店闲逛，日子久了，与书店的老板也渐渐熟络起来了，其中一位给予我莫大鼓励的，就是青年书局的老板陈孟哲先生。当时，我对青年书局所出版的一系列丛书十分欣赏，尤其是对《南方文丛》那批名噪一时的二战之后新马文学的先行者，如汉素音、杏影、连士升、苗秀、韦晕、赵戎、李星可、李汝琳，以及战前新马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作者林参天等作家甚为敬重，而更加使我钦佩的是，青年书局的创办人陈孟哲先生为他们提供了出版著作的平台，后来我又看到其他多套丛书的陆续出版，如《星月文艺丛刊》、《新地文艺丛书》、《新马戏剧丛书》、《南国文丛》、《亚非史地论丛》、《南洋民间故事丛刊》、《史地论丛》，以及其他古今文学论著、研究、史料、教育、美术和音

乐等单行本。虽然，我没有机会看到它们全部出齐就离开新加坡，但是，青年书局的出版物却给我留下难于磨灭的印象。

离家别国几十年之后，又在陌生的故乡重遇陈孟哲老先生。在新加坡国力强盛所提供的有利契机和条件下，以及因应目前社会的需要，陈先生老当益壮，精神抖擞，财力雄厚，对出版事业信心满怀，决意东山再起，并表示绝不半途而废。蒙陈孟哲先生的错爱，邀我担任青年书局总编辑一职，负责主编《新马文学丛书》系列的出版事宜。

我想到也该是时候为家国做些有益和有意义的事情，否则岁月蹉跎，后悔莫及。尽管个人的能力有限，但相信陈老先生的壮举，必将赢得新马作家的鼎力支持，不吝惠赐他们的佳作，充实并壮大《新马文学丛书》系列的阵容，让南疆岛国的文坛也闪耀出它应有的灿烂光芒！

新加坡青年书局总编辑

忠扬

2005年3月初于新加坡

目 录

作者简介

出版《新马文学丛书》缘起

第一辑 诗词

假日偶成·····	1
除夕书怀·····	2
题学生纪念册·····	7
烛影摇红·····	8
张诚兄元夜招饮席上即兴·····	10
读抗战史话奉和Y君·····	11
和高湖君赠句·····	12
悼高湖·····	13
悼蕴朗先生·····	14
画家赠我菊花图·····	16
菊花（一）·····	17
菊花（二）·····	18
读《我的丈夫司徒乔》·····	19

答沉思先生·····	20
和李敬持先生山水画题诗·····	21
贺徐典先生调升正教授·····	23
沁园春（感怀）·····	24
沁园春（却寄）·····	26
题画二首·····	28
即兴二题·····	29
《红楼梦新证》书后·····	30
答寄·····	32
再答·····	34
三答·····	36
四答·····	38
水调歌头——读《比利自传》·····	40
赠甄供先生·····	42
蔡元培墓·····	43
红学读书记（一）·····	44
红学读书记（二）·····	46
红学读书记（三）·····	48
红学读书记（四）·····	49
红学读书记（五）·····	51
剧人·····	53
重读鲁迅有感（四首）·····	55
元夜题真民先生书帖·····	58
读邓梦痕老师《六十初度》·····	59
题爱薇著《小镇的故事》·····	60
题祥雄画集·····	62

怀杏影·····	64
仙人掌·····	66
读《冷焰集》——拟林梵·····	67
题许锡勇漫画集·····	69
《椰花鸟》书后——赠马阳·····	72
特种人物杂咏（五首）·····	75
打油旧作四题·····	79
读网雷散文三题——《湖畔晨曲》代序·····	83
赠李铁学兄·····	89
“回归”点滴（二首）·····	91
赠适民先生·····	93
“一声祖国决定论”赞诗·····	95
新归去来辞·····	100
“史愁”与“至友”·····	103
千禧献辞·····	108
龙年谈龙·····	110
赠长谣先生·····	111
蛇年话蛇·····	112
读《文学流年·自序》·····	113
读《热带学报》清样·····	117
读《热带学报》清样贺李过·····	118
赠林晨先生暨同一时段剧场同人·····	119
寄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春节聚会出席者·····	120
献词·····	121
热带丛书《方修印象记》发布感言·····	122

第二辑 诗评、诗论

鲁迅的自嘲诗·····	123
以今著《迎春小唱》编后记·····	129
胡志明的汉诗·····	133
也谈杜甫·····	135
鲁迅诗的注析问题·····	140
读鲁迅诗小札·····	145
报人诗话·····	148
关于汉诗英译·····	156
林语堂的七十自寿词·····	163
闲话菊花诗·····	169
王安石与苏东坡·····	175
吴岸著《达邦树礼赞》序·····	181
谈《马华新诗史初稿》·····	186
读《竹廊》·····	196
《竹廊》余话·····	203
关于李西浪的一首诗·····	212
鲁迅、长尾景和、归雁诗·····	215
春山著《振之集》序·····	225
《佐丁诗稿》后记·····	229
读《掠过夜空的彗星》·····	232
冯伊湄佚作《满江红》·····	240
门外谈诗·····	245
《重楼小诗》后记·····	268
跋·····	273

假日偶成

又是榴梿上市时，背将琴剑漂东西。
业操卖嘴敢嫌贱？价比佣奴不算低。
差幸眼花未百度，验知酒病正初期。
但求鸿爪长矫健，到处天涯踏雪泥。

一九四八年冬

四十年代后期，我在柔南、廖内、新加坡各地教书，生活很不安定，差不多每学期就换一间学校。本来以为，当教师假期多，有利于个人的进修，没想到生活的不安定更影响到学习成绩，所以我对于教书生涯开始感到厌倦了。

（一九九七年十月补记）

除夕书怀

鞞鼓声中惊岁残，思量何处可偷欢？
狂痴不改神犹愤，傻气依然路未宽。
屠伯有刀成活佛，书生无卒受招安，
由他豪贵夸先进，一阙离骚且自弹。

一九四九年冬

这一首是一九四九年冬所作。我的回忆录《文学、报刊生活》（林臻笔录），有一段文字谈到我当年的生活：“没有书教，而且几乎无处栖身”，“到处找房子，半年中一连搬了四个地方”，“加以朋友星散，游伴零落，更使我郁郁寡欢，甚至可说四面碰壁，晦气重重。我的写于一九四九年冬的律诗《除夕书怀》，就是在这种情景和心怀之下产生的。……”

“除了抒写个人当时的遭遇之外，我还在诗里表达个人对时局的一点感慨。当时中国解放军正横扫中原，强渡长江，一些国民党将领平时杀人不少，一旦倒戈反正，却同样有官可做。我从报上看到有关消息，起初颇不以为然，所以便有‘屠伯有刀成活佛，书生无卒受招安’之类激愤的话。后来仔细一想，

又觉得中国新政府的做法其实是对的——提早结束战争，实现和平，减少伤亡破坏，正是一条有利于人民的途径。”

这诗似乎还有几个读者，也有一两位诗人写了和诗。但另一方面，这诗也特别倒霉。因为好些特种动物把它作为造谣诬蔑的材料。他们照旧先来一番偷梁换柱的小动作，更改诗作的成稿时日，以为他们的讨伐行动铺路。

诗作收入我的文集，抄入我的回忆录，原本都白纸黑字地志明作于“一九四九年冬”。还有，一个笔名秦螭心的作家，一九七七年初从我的一册集子读到这首诗，写了一篇杂感在《星云》副刊发表，说“观作诗日期，与我同年生日”，由此可推知此诗决不会是五十年代以后才面世的。（《星云》副刊的投稿人，更兼旧诗爱好者，年纪最少也是三十岁左右了。）这篇杂感，也同样白纸黑字地作为“附录”收入我的编著里面。但特种动物一概视而不见，却专门捏造事实、散布谣言，硬说该诗是六十、七十年代在报社的编辑部写的。接着就开始了讨伐行动，频频驳问：六、七十年代，新马地方不是到处歌舞升平么？那里有什么“鼙鼓”之声？又那里有什么“屠伯”与“招安”？这不就是闭门造车、无病呻吟么？……

这些特种动物的“犯贱度”，实在可以收入健力士纪录。他们的造谣诬蔑不但没有一次搞得稍为像样些，而且始终是“只问造谣、不计丢丑”。他们三天两头乞求老板加码赏赐，工作上却一味拆烂污，不事“看阅”，也不够程度“看阅”，只懂得信口开河，随意泼洒——当然，泼出来的究竟像人话还是像狗吠，他们是不在乎的。

譬如，这些特种动物要是想讨伐杜甫，他们就会硬说杜甫

的诗是写于六十年代的，然后就责问：六十年代我们三家村只见有人在拆木屋、搬锌板，那里有什么车辚辚、马萧萧？这不是闭门造车，无病呻吟么？又如果，他们想诬蔑李白，他们就会硬说李白的诗是写于七十年代，然后不断驳问道：七十年代我们三家村照常享有椰风蕉雨、照常生产树胶锡米，那有什么“明月光”变成了“地上霜”？还有，村里所见所闻，照旧是处处狗吠，夜夜虫鸣，那里有什么“猿声”、“轻舟”与“万重山”？那还不是同样的闭门造车、无病呻吟？

你说呢？这像人话还是像狗吠？

马华文学出现了这种贱格的造谣坐家，造谣专栏，要谈创作繁荣，似乎为时是过早了一点。

（一九九七年十月补记）

〔附录一〕

夜读抄

秦螭心

又是到了年终岁残的光景。在有四季的温带和寒带，这时，正是严寒的冬日，那肃杀，酷寒，虽然接近尾声，但是，却正是寒得刺骨的时候——人们，以战天斗地的精神，无畏地生存下来，等待那春日的熙和气候。梅花，独傲于风雪中，不让霜雪独霸，以待百花齐放的风光。

处于热带的本地，虽无霜降雪飘。那乍晴乍停的雨季，也令天气产生一种冷热不调的低气压，令人如痴如醉，似颠似睡，各种流行性感冒病症，乘虚而入，稍一不慎，不知不觉中总会

被传染到，虽有便药，多不见效。热带冷风，令人无从适应，是以立下不访友，不闲逛，不往闹处走的“三不”条规；又立下要静修，要读书，要写点东西的“三要”志愿，以待春天之来临，暖流的经过。

所以，将家中书籍搬出，摆于床头架尾，以备随取随观，随看随录，其乐也融融，其得也杳杳。所观之书，无非七颠八倒，西看一段，东看一篇，然后抄录，得一篇“除夕”书怀。再看书名，原来是观止先生著的《文艺界又五年》一书中的大作，兹抄录如下：

鼙鼓声中惊岁残，思量何处可偷欢？
狂痴不改神犹愤，傻气依然路未宽。
屠伯有刀成活佛，书生无卒受招安，
由他豪贵夸先进，一阕离骚且自弹。

观此诗，深得我心，此情此景此地，难道不是我的写照吗？观作诗日期，与我同年生日，作者怎能未卜先知，留下预言？作者的书怀，真令我有借他人酒杯，浇胸中之块垒的感觉；文学的力量，文学的功用，令我深深体会，感触万端。

在这个社会上，老调继续被人弹下去，穿起时装演旧戏，人们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这不懂是人间的喜剧还是悲剧。

（载一九七七年二月三日《星云》副刊）

〔附录二〕

除夕书怀

——和方修先生原韵

望海楼主

狂醉归来哭岁残，千家万户几人欢。
珍珠米贵口常禁，琥珀茶浓肠未宽。
虎啸空中风引起，龙吟匣底日难安。
离骚处处谁歌尽？试作歪诗且自弹。

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七日

注：有作家署名“秦螭心”者，为文发表于一九七七年二月三日《星洲日报》《星云》版。题为《夜读钞》。文中录方修先生旧作《除夕书怀》诗，引为同调。方修先生为马华新文学作家，旧诗词不多见，故余视此诗为珍品。亦因此诗自造新句，寓意邃深得鲁诗遗意也，余不勉，于旧诗毫无根底，然有感于中，不得不发。赋此书怀，并呈方家斧正。

（载星洲日报《文化》副刊）

题学生纪念册

数载同窗乐事多
今朝分袂奈若何
少年应有凌霄志
不唱阳光唱“国歌”

一九五零年十二月

一九五零年我又换了学校，转到本地后港区一所华文小学教书，高二班一同学于毕业典礼过后送来一本纪念册，要我给题几个字，我当即写了上录四句。

那时候，英国政府刚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校（当时还称为“侨校”）因此改升五星旗，学生唱的“国歌”也由“三民主义”改为《义勇军进行曲》。

印象中这同学后来成为一位青年画家，已忘其名。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七日补记）